

《南粤先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画种】中国画
【尺寸】300cm(高)×800cm(宽)

【特邀顾问】易立

【创作人员】

广东画院集体创作：林蓝、郑阿湃、黄国武、李东伟、黄唯理、周正良、陈映欣、陈迹、杜宁、关坚
特邀艺术家：郭楚开(广东)、冯昕(广东)、谭周杰(广东)、梁醒生(广东)、陈煜璧(广东)

广东画院联手包括港澳台在内全国各地画家集体完成的三大力作亮相，喻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林蓝：要有创作时代史诗的雄心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日前，《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广东省直机关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在广东画院展出。《南粤先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南国的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百花齐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广东画院联手包括港澳台在内全国各地画家集体完成的这3幅大型系列主题创作也首度同台展出。

“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广东画院有义务也有责任以思想性、艺术性兼具的美术精品力作回馈国家和人民。”广东画院院长林蓝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三幅作品正好反映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以“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精神，绘写出浑厚而斑斓的艺术面貌

羊城晚报：作为此次集体创作团队的主要负责人，您如何平衡和处理不同艺术家的风格？

林蓝：自己本科学的是中国画专业，硕博为壁画与公共艺术方向，曾从事20多年壁画创作，相关经验也应用到了近年来的大型集体创作中：首先要搭好明确的创作框架，组织相应的创作团队，让团队的成员在明确的框架下协同开展局部创作，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发挥每个人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并将之纳入整体框架里。

这四步中，第一步最为重要。在去年创作《南国的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118天过程中，我们对稿子的构思就占了几乎80%的时间，一方面是内容的筛选，如何在海量的基础素材中，提取最能体现主题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内容，如四个特区40年的重点建设成就与每个特区特有的人文社会景观、自然景观，等等。由于有不少史料只适合文字叙述，不一定适合用图像形式表达，我们还要从中去精选那些适合以美术方式呈现的创作内容。

羊城晚报：这几次创作的团队成员年纪跨越很大，怎样分工？

林蓝：在2020—2021年这几次的大创作中，除了我们广

东画院全体国画画家以外，我们还邀请到港澳台美术家协会主席、深汕珠海厦经济特区的美协主席和来自四个特区的青年画家，其中最长者是在1935年出生的台湾的欧豪年老先生，最年轻的是广州美术学院90后学子，数十位作者年龄跨度近60年。

因疫情防控需要不能长时间组织全部画家集合创作，所以我们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先把年轻人集结起来组成创作“尖刀班”，集中完成画面核心框架部分，其他画家在比较稳定的框架上再开展各自的笔墨创作，外地专家的意见则通过线上方式不断地进行阶段性汇总，及时注入主画面中。尽管疫情阻隔，且每幅创作均历时百天以上，老中青作者都保持高涨的创作热情，从中产生了不少创作的惊喜。

羊城晚报：这次新创作的《南粤先声》《百花齐放》似乎也是延续了《南国的风》的工作方法？

林蓝：有了去年《南国的风》的尝试与摸索，如何开展大型主题性集体创作，我们更有清晰可行的创作方法与步骤。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又完成了《南粤先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花齐放——庆祝中国

型集体创作。

《南粤先声》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活跃在广东地区的23位杰出革命先烈为表现对象，在构图上延续了《南国的风》“点线面”的方式，在个体塑造上，创作团队同样经过反复推敲和研究。由于年代的关系，烈士们的形象通常是较为模糊，细节难辨的，创作团队通过反复研读先烈们的革命事迹，敏感地捕捉到其形象，将隐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光辉形象一一擦亮。

《百花齐放》以“花”为元素贯穿全幅，以中国地图横向延展为作品的总版块，而构成画面局部版块的则是包含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在内的34个大小版块。在具体对象塑造方面，百花造型的创作建立在对物象的大量写生与图文资料搜集的基础上，以期把握花卉的形态特点与精神特征。同时，从“繁花、茂叶、地域、国家”，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实现了从真实性到装饰性到符号性、象征性的艺术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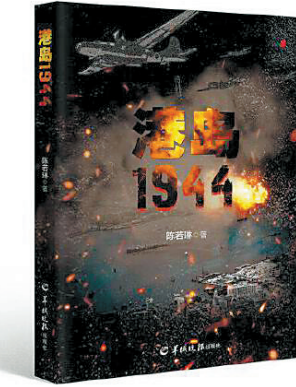
这3幅大型系列主题创作正好反映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希望以美术特有的表达方式，讲好党史故事，讲

好中国故事。

羊城晚报：在创作过程中，《南粤先声》《百花齐放》有怎样的特别考虑？

林蓝：《南粤先声》在构图上没有采用集合照式的站位排列，而是通过类似“散点透视”的方式将不同时空下的二十三位烈士组合在一起，画面中人物的疏密、高低、前后关系的拿捏，背景的留白都是希望既能突出每一个人物的独立性，又能通过这样看似简单、干净的艺术手法传达出不同时空下革命先锋精神的交融，每位人物的感人事迹既单独成章又不失去作品的整体性。

《百花齐放》在表现技法形式方面，突出“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作品以岭南画派“兼工带写，彩墨并重”的艺术表现语言，以岭南画派的传统“没骨法”与“撞水撞粉法”等艺术表现技法，以对繁花茂叶细致入微的视觉呈现，以“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精神，绘写出浑厚而斑斓的艺术面貌。在整体色调设置方面，作品以金为底，墨渍层层晕化，纹理质感微妙丰富。以华丽、明快、沉稳、激昂的明艳色调表达百花的繁盛，花色万紫千红，力求体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不断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传达中国“强起来”的勃勃生气。



研讨

王晓娜

陈若琳长篇小说《港岛1944》研讨会在广州羊城创意产业园举行

得到大众认同的作品才能传世

近日，“80后”女作家陈若琳的香港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港岛1944》作品研讨会在广州羊城创意产业园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羊城晚报出版社主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书记、副社长李和平，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作家郭小东，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张梅，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周建江，羊城晚报出版社总编辑吴江等出席研讨会。

“这是我去香港乌蛟腾村采访时萌生的写作念头，小说中的一群青少年在历史中是有原型的，他们为香港抗日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但许多香港人并不知道他们，图书馆里关于他们的史料也极少，不少人甚至不知道香港人民曾参加过二战，尽管香港在二战时期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我通过实地采访、查阅资料、观看纪录片等写出了这部小说，想从自己的角度阐释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爱国主义。”作者陈若琳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动机。

郭小东认为，二战一直是重要的文学创作题材。但这类作品不能仅仅单纯讲二战故事，而是要扩展延伸为对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对人类最终走向哪里，将实现怎样的文明目标，对人类本身的命运走向，提出种种质疑和探讨，并从中汲取教训，对战争与人予以深刻的反思。写自己出生之前的历史，是作家对自身陌生的生命体验和文学书写的挑战，这对出生于战后的作家而言，更是一个难题。他们一方面对二战题材颇感兴趣与关注，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依赖资料或教科书，而且更多的是二手资料，缺乏亲历者、旁观者的叙述。这类题材涉及多个民族文化，涉及多个人性维度和层面，作家若缺少对人性的忏悔反思，对战争的批判，是很难把握题材，写不好小说的。青年作家陈若琳迈出了

了挑战自我经验的书写，以《港岛1944》还原二战中战争与人的精神细节及人心悸动，十分难得。小说似应在敌对人物关系处理及历史材料活化方面，有更为深刻的展现，对人性在战争中的扭曲，对人在战争中对人类文明的高度期许与警觉等问题，有更个体性的追问。

张梅说，“80后”的小说有“80后”的叙述特点，特别是陈若琳，她高中时候就去英国读书和学习，现在的小说叙述很现代，有自己的特点。能够流传下来的小说，语言要非常丰富，有魅力、有深度。长篇小说很难写，但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可以将乌蛟腾村继续细化描写，写得更丰满、更超现实、更充满想象。

周建江从占领市场和获得话语权的角度切入，认为本书在宣传正能量方面树立了好的榜样——本书背景是让国人了解二战时期香港曾发生过什么，围绕轰炸启德机场来叙事，所有的人性在战争情景下彰显，取材和构思都很好；港岛失陷前作为中转站中转抗日物资，失陷以后被日寇用来转运侵略南洋的物资，这体现了香港的独特地位。香港已回归30年，本书反映了香港人抗战时期的牺牲，可考虑拍成电视剧。

吴江认为，陈若琳作为“80后”能捕捉到这个题材并努力创作是不易的，为写小说进行采访、查阅资料，已具备一个好作家的先决条件。

李和平总结认为，这本书的主题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真正美的、传世的作品是需要得到大众认同的。历史的东西，总会最真实地反应在人类文明进化的长河中，如我们的唐诗宋词和四大名著。建议作者在自己的风格之上继续改进，尤其要打磨好语言，写出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的好作品。



舞台

罗丽

青春版粤剧《三家巷》中的人性美

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是广东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作品，也是放眼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有的能充分展示广东大革命时代历史风云和人文风情的重要作品。把这样一部重要的本土题材小说搬上舞台非常必要，用本土的戏剧形式——粤剧来表达更是非常恰当的。

早在2008年，广州粤剧团曾推出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和黎骏声领衔主演的粤剧《三家巷》。12年后，广州粤剧院再次启动创排的粤剧《三家巷》（青春版），组建全新的主创团队，以青春演绎青春，青年演员陈振江、李嘉宜、李伟骢、莫燕云、陈骏旻等多位优秀青年演员共同主演，尽显青春本色。编剧梁郁南、总导演童微微一致把作品定位为——以年轻人演年轻人的故事。

然而，粤剧《三家巷》难写。戏剧和小说的空间感不同，要把这本体量丰厚的小说改编成为仅有120分钟的舞台作品本来就难。小说《三家巷》人物众多，但新版本粤剧则集中讲述三家巷中年轻人的理想和爱情，讲述他们怀一腔激情，有的如何从理想走向沉沦，有的如何从朦胧走向觉悟，成为革命者。编剧梁郁南就选择了从细微处下笔，抓大放小，紧紧住周炳的命运变化作为主线，书写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一名普通劳动者成长为革命者并最终坚定追随共产主义的历程。

围绕周炳追逐革命信仰主线同时并进的，是他和区桃、陈

文婷之间的爱情。青春版粤剧《三家巷》通过两位不同女性形象的对比塑造，以及对陈文婷这一有争于人物的重新塑造和审读，并同时兼及周金、何守仁、陈文雄、张子豪、周泉、陈文婷等同龄人的命运，力图立体呈现出大时代苍穹下青年一代在人生、人性、人情上的自我抉择和成长裂变，带出全剧关于理想信念爱情的宏大主题。

全剧从区桃带来的一本《共产党宣言》让周炳从困惑中走向觉醒拉开帷幕，富有正义感的周炳从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中的城市下层青年，渐渐因为社会的不公和压迫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区桃的鼓舞带动下，周炳模糊地被动地开启了革命征程，最后是区桃的猝死使他加入了革命群众队伍。血染“六二三”之后，周炳和陈文婷秉承区桃遗志加入了革命的群众队伍，陈文雄、何守仁却蜷缩着成为革命的叛徒、逃兵，青年之间出现分化。

对陈文婷这个角色的创造性开掘是青春版粤剧《三家巷》的独到之处，延伸了小说中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同样是深爱着周炳的两个女人，这两段感情中展现的核心矛盾和核心情节，已突破原小说的框架，灌注了作者对人生和爱情的思考。区桃的死，文婷的疯，都体现出命运的毁灭。可以说，作者对陈文婷这个封建反抗者的重新塑造，灌注了今日的审美眼光，三家巷里

富家出身的那位曾经被误解的陈文婷，却是能够在生死关头以爱情战胜其他一切奉献的战士。从某种层面而言，陈文婷更勇敢，其灵魂上的光彩，她对周炳真心的爱、真心的呵护，点点滴滴地展示出入性的人性美。当然，陈文婷一切行为驱动都是以追求爱情为出发点的，敢作敢为的叛逆个性并没有真正提升到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上。在革命理想的塑形上，如果说周炳是完整经历了蜕变过程地完成时，陈文婷更像是一剂催化剂、一种永远的进行时，如同无法完成的残缺美和遗憾美。

值得一提的是，全剧以歌舞演故事，充分运用粤剧剧种的唱腔优势塑造人物、渲染情绪、深化主题。陈振江、李嘉宜两位主演的表演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饰演陈文婷的李嘉宜准确地诠释了人物从温顺、隐忍、反叛、疯癫这一跨度极大的转变过程，使得陈文婷这个角色前后形成强烈的情绪反差，让观众引发共鸣，感同身受。



《南国的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

【画种】中国画
【尺寸】300cm(高)×1600cm(宽)

【创作人员】

广东画院集体创作：林蓝、李东伟、黄国武、黄唯理、周正良、陈映欣、陈迹、杜宁、关坚
特邀艺术家：司徒乃钟(香港)、黎鹰(澳门)、林天行(香港)、李得之(澳门)、陈湘波(深圳)、古锦其(珠海)、许自敬(汕头)、林涛(厦门)、刘明(广州)、杨星(汕头)、林森(深圳)、罗小颜(广州)、陈煜璧(汕头)



《百花齐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画种】中国画
【尺寸】300cm(高)×800cm(宽)

【特邀顾问】易立

【创作人员】

广东画院集体创作：林蓝、郑阿湃、黄国武、李东伟、黄唯理、周正良、陈映欣、陈迹、杜宁、关坚
特邀艺术家：欧豪年(台湾)、司徒乃钟(香港)、黎鹰(澳门)、胡九蝉(台湾)、林天行(香港)、李得之(澳门)、许敦平(广东)、刘明(广东)、罗玉鑫(广东)、林子思(广东)、陈煜璧(广东)、李俊(广东)、吴龙强(广东)、崔永强(广东)、王艾诗(广东)、吴晨璐(广东)

集体创作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不是物理作用，是化学反应

羊城晚报：广东美术界在集体创作上有怎样的传统？集体创作的作品有什么特点？

林蓝：广东美术界的集体创作有悠久传统。我们看到，由老一辈大家关山月、黎雄才等老先生带队进行的集体创作，关注时代主题，提炼岭南艺术语言特色，产生了如《向海洋宣战》《禾香万顷》等经典之作。记得在我念书的时候，曾看到上世纪50年代由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集体创作的《向海洋宣战》。画面上没有署任何一个具体作者名字，师生群体怀着纯真的热情，专注投入创作，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集体创作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能量，气势恢宏却情感质朴。在我看来，集体创作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不是物理作用，是化学反应。

羊城晚报：在上世纪60—70年代，广东的集体创作可以说成就了一批名家大家，包括说的父亲林塘甫先生。对画家来说，集体创作意味着什么？

林蓝：当时，广东美术界涌现一批引人注目的年轻画家群体，如汤小铭、陈衍宁、伍启中、张绍城、潘嘉俊，等等，包括父亲林塘甫，在广州农讲所集中创作。在他们看来，画画不意味着个人，不意味着名利，心无旁骛地投入艺术创作，画好一张画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画得不好，那我就来改，那个人说我觉得我画得更好一些，那他就去改，每一张画都可说是群体创作结晶。青年人，尤其是优秀的青年画家在一起，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学术意见，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思想的碰撞，技术的碰撞，甚至整个的创作状态的激发与联动，由此产生出非常鲜明的艺术感染力，使他们在广州农讲所70年代集中创作的这一批作品成为了立得住的红色美术经典。

羊城晚报：回顾美术前辈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对今天的创作有怎样的启示？

林蓝：对我而言，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们的极致投

入。我至今记得他们穿着白背心，汗流浃背，丢下饭碗就画的场景。他们在稿子上进行反复打磨，无数张的小稿、色稿，每一张大型油画、国画创作都作一比一的数张素描底稿，每一张大画的细节、局部都有对应的写生素材、局部底稿。很多经典的历史创作，象汤小铭老师表现鲁迅先生晚年形象的《永不休战》至少有三张正稿，林塘甫老师的《调查归来》光一比一的原大素描稿就已经有两张。

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以巨大的热情、虔诚的投入去反复打磨一件作品的，可能一张作品就会耗费半年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回顾前辈们对自身艺术理想的不懈求索，我们今天确需努力。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担当，但不同时代也有同样的担当，那就是我们要有创作时代史诗的雄心。

羊城晚报：过去一段时间里，集体创作比较少见，近年来重新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甚至一种趋势。

林蓝：今天我们的创作方式应是更多元了，无论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我想都可自主开展。而我2018年到画院以后，就有这个想法，一定要恢复广东画院集体创作的优良传统，这也是画院的优势所在。画院机制利于产生大型集体创作，如果说美院作为教育单位有美术设计教育的主责，美协文联有组织广泛艺术活动的职能，唯独画院是纯粹的创作机构，画家们必须做好创作这件事，那么，大型的集体创作，一群人、长时间地集中、不断地精进，这种创作模式只可能出现在画院。而无论如何，何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好的艺术团队？第一要有震撼人心的作品，第二要与时代大势发生关联，其中还要以好的技术与艺术品质作为支撑，这也是大型主题性美术集体创作最重要的地方，即不光是“小我”，还要有“大我”。我们希望以此向前辈大家学习，致敬传统！